

K(k), 大写或小写

只抓住 6 个

声明：这是一个庸俗的故事，如果它能够被称作一个故事的话。假如不是实在闲得发慌，你就无需认真阅读。这是作者自己的看法，所以十分可信。另外，肯定会有人追问情节的真实性，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任何文字都有虚构，任何文字都有现实基础。又及，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大约是《建筑产业化技术支持体系研究》，属于科学范畴。由于本文与博士论文同时进行，所以可能带有科学研究的痕迹，比如结构，以及格式。

关键词：爱情 网络 疏离 系统

题释：**K**≠卡夫卡^[1]，**K**近似于卡夫卡

K当然不是卡夫卡，尽管卡夫卡总喜欢用**K**命名他的主人公。**K**的性别和卡爷或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同，**K**是女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女孩，所以我有把握说**K**不是卡夫卡。

但**K**近似于卡夫卡，不仅是因为她喜欢卡夫卡，甚至看透了他，还因为她像卡爷一样酷，**偶尔你还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卡爷那样的表情**（如图）。那样的表情可以让一些人厌恶，也可以让一些人着迷。必须补充一句，该表情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发呆。聪明人和傻子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傻子即使在思考目光也仍旧呆滞，聪明人即使大脑一片空白眼睛依然会炯炯有神。



K(k)和 **6**≈**G(9**≈**g)**脸上偶尔也会有这样的表情。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这样神经质，我们就把他叫做卡夫卡

此时，又有人会根据这些把**K**和生活中的人物对照，妄图发现其原型。姓名中有**K**的人很多，比如姓康、孔、阚、柯、匡、邝的。但接下去可能就会发现这个**K**经常跑到现实之外，超越现实的程度就和她的现实性一样强烈。

这个故事不是简单到只有一个人的故事，否则的话命名为《**K**的故事》就更贴切了，或者取名《关于**K**的一切》、《关于**K**的二三事》也行。显然它比一个单纯的故事更复杂，就如同所有英文字母都有大小写一样，人和事众所周知地具有两面或多面性。就拿**K**这个字母来说，**K**雄壮而自信，**k**纤细且自卑。不敢与卡夫卡比肩，所以斟酌再三，我们这里的**K**还是用**K(k)**这样的名字，以示区别。

为了验证开头的声明，或说为了把故事讲成一个感情故事，另一个人物必须是男性。他的名字本来想用**6**——这是个自私的想法，因为我的名字里有这个字，而每个作者都喜欢把自己搀和进文字里——但总觉得**6**和**K(k)**相比太软弱，比**K(k)**更女性化，岂不颠倒鸾凤？经研究发现，**6**和英文字母**G**有点像，而转 180 度变成**9**以后，又和**g**有点像。一个大写的**G**，可以认为是**God**，十足的男性。理由充足，所以就叫他**6**≈**G**^[2]（同时也可以给他个小名**9**≈**g**）。

If **G** was **g** [英] 如果 **G** 就是 **g**

了解我网页的人都熟悉这样的句式。它没头没脑，却又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在句型甚至字型上它已经很类似If **6** was **9**了，就是Jimi Hendrix^[3]的那首歌的名字。

If the sun refuse to shine,

[1] 一个无需介绍的人物。如果没听说过他，那你必须汗颜，并应该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即刻上网搜索一下，会发现他的作品那样好找。**K(k)**就读过几乎他所有的作品。

[2] 这种复杂的人名卡尔维诺早用过，人家连括号带乘方的都可以作为人名，如**G'd(w)ⁿ**、**N'ba N'ba**（见《宇宙奇趣》），所以**K(k)**和**6**≈**G(9**≈**g)**就不算另类了。

[3] Jimi Hendrix（1942~1970），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最伟大的电吉他天才。官方网站：www.jimi-hendrix.com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If the mountains fell in the sea,
let it be, it ain't me.
Alright, 'cos I got my own world to look through,
And I ain't gonna copy you.
Now if 6 turned out to be 9,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Alright, if all the hippies cut off all their hair,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Dig, 'cos I got my own world to live through
And I ain't gonna copy you.
White collared conservative flashing down the street,
Pointing their plastic finger at me.
They're hoping soon my kind will drop and die,
But I'm gonna wave my freak flag high, high.
Wave on, wave on
Fall mountains, just don't fall on me
Go ahead on Mr. Business man, you can't dress like me.
Sing on Brother, play on drummer.

如果太阳不再闪耀，
我不在意，我不在意
如果山脉没入大海，
让它去吧，关我何事
好在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我不会追随你的足迹
即使发现“6”原来是“9”，
我不在意，不会在意
就算所有嬉皮士剪去了他们的头发，
与我何干，我才不管
因为我生存在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我不会追随你的足迹
白领们体面地招摇过市，
他们做作地对着我指手画脚，
盼望我等早日灭亡
而我却将挥舞那愤世嫉俗的旗帜，并把它举得更高，更高
潮流涌动
坍塌的大山，千万别砸着我
成功人士你大胆地往前走，可不能像我这样打扮
把歌唱起来，把鼓敲起来吧

这首歌是愤世嫉俗的，有些愤青的味道。6≈G(9≈g)年纪不小了，至少已经不适合做愤青（事实上他不喜欢愤青，觉得他们只破不立，太虚无）。K(k)年纪不大，依然适合做愤青，不过她说自己以前曾是，现在不是。但无论如何，他们身上离经叛道的本性并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消失，只能是某种程度的降低。甚至，6≈G(9≈g)在认识了K(k)以后那种特性反而重新复苏，以致在成为中产阶级男人之前突然又返回到青年时代。6≈G(9≈g)说K(k)唤醒了他，对这一点，K(k)从来都不置可否。

所以我见到的 K(k)和 6≈G(9≈g)表面都很规矩，和一众庸庸碌碌的俗人没什么区别。很少有人知道 K 的背后有 k，一如 6≈G 的背后有 9≈g。

Chuang Ku ([中] 创库)

创库，这个中文词汇，用拼音写出来，g 与 K 相邻。

一则网络广告：

“SU FRIEDRICH 实验影展 1 月 4 日举办

时间：2003.1.4 下午 6: 30 入场

地点：上海东大名创库（东大名路 713 号三楼）”

东大名创库，一个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艺术场所。近些年这样的做法比比皆是，前提是倒闭的工厂要足够多。

走在它破旧的楼梯上，6≈G(9≈g)第一次步入实验艺术的现场。此前他一向喜欢歪在家里的沙发上观摩视觉艺术，其中也包括一些电视连续剧。就算在此时，他仍未感受到艺术的冲击，脑子里想的是刚喝完的那碗老鸭汤。冬日进补，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个问题。倘若那锅里多加点水，可能就赶不及看这次实验影展了。其实直到临走他还在判断，会不会没好座位了，不能按时赶到就不去了吧。

昨天在网上，那个 K(k)把这个展映消息告诉了 6≈G(9≈g)。6≈G(9≈g)早知 K(k)是异性，见她热心，免不了担心自己被粘上。他的风格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对 K(k)含糊其词，说可能去吧，怕找不到地方。K(k)说我可以给你带路，你很容易就能找到我，因为我背着个俗气的粉红背包。6≈G(9≈g)更觉恐怖，就说自己肯定能找到的，但去不去还没定下来呢。

6≈G(9≈g)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没错，果真顺利找到艺术殿堂那衰败的大门，并果断地溜了进去。正要昂首阔步走进观众席，蓦地手机响起。当然是 K(k)打来的，手机里的声音年轻而拘谨。她说，快到门口了。

如此一来，假如避而不见会显得太不友好，6≈G(9≈g)这样想。不过他马上发现对方没有这想法，因为等了半天也没见哪个女孩过来打招呼。于是他只好再打个电话给她，发现 K(k)已经泰然自若地坐在墙角，木木然地让他挤到了身边。

这个女孩给 6≈G(9≈g)的视觉印象还不错，至少眼睛很清澈，总体感觉像个学生妹。不惊艳，却依然动人。衣着不夸张，但很注意细节，看得出用心修饰过。黑色的皮衣、盘起的发髻让 K(k)显得很精神。K(k)怕 6≈G(9≈g)瞧不起她，开口就说，我年纪很大了，还顺手甩出一张名片以证明自己不是学生。6≈G(9≈g)有点懊悔自己刚才出门时没有梳头，衣着也太随便，坐在这个女孩面前显得粗俗。谁想到会跟她见面的呢？

由于是放电影，两个人自始至终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外表都不热情，坐在一起不觉得尴尬已经很难。K(k)冷漠的眼神让 6≈G(9≈g)以为 K(k)已经讨厌他，见光死这事要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基于这样的判断，6≈G(9≈g)认为两人即使回到网上也可能不再是朋友。但假如侥幸还是朋友的话，这个整洁内敛的 K(k)可用来做老婆。

K(k)确实比较内敛，所以她的表情并不反映内心活动。实际上她对对方网上的行为早有所了解，本来就对他比较感兴趣。现在见到活物，综合起来 K(k)认为 6≈G(9≈g)是个好同志，一个狩猎的好对象。

不管怎样，他们像代表自己的两个字母一样，那晚在 Chuang Ku 毗邻。

Boy Meets Girl ([英] 男孩遇见女孩) 和 Mauvais Sang ([法] 电影名，卑贱的血统)

在网上的交流中，他们发现彼此欣赏口味大体相近，但具体看又有差别。而法国导演卡拉克斯 (Leos Carax^[4]) 是他们喜欢的。卡哥的风格平静中暗藏激情，生活中的 K(k)和 6≈G(9≈g)也是这样，大概他们就是因此而喜欢卡哥。

卡拉克斯的电影中音乐的使用也有自己的特点。《坏血》(卑贱的血统) 中 Alex 半夜狂奔乱舞，所配的音乐给我印象很深，并非是时尚动感的歌曲，却仍令人振奋；《波拉 X》里面大厂房的实验乐队和有着

[4] Leos Carax, 生于 1960 年。法国新锐导演，有人说他分不清艺术与生活、天堂与现世。作品不多，却屡被抄袭。在我看来美国人的《泰坦尼克》、中国人的《月蚀》都有那样的嫌疑。官方网站：www.patoche.org/carax

卡夫卡式表情的乐手，也颇动人心魄。6≈G(9≈g)甚至觉得，里面的女乐手跟 K(k)神似。

卡哥共拍过四部片子，《男孩遇见女孩》是最后上市的一部。它上市时K(k)并不在国内，而她从国外归来后得到这部电影时，正是她和 6≈G(9≈g)重逢的时候——男孩再次遇见女孩。那个总是由Denise Lavant 出演的Alex非常风格化地在不同电影里遭遇不同女孩，经历各种情感。6≈G(9≈g)觉得自己有点类似他，Alex是自己的夸张版本。在这个问题上，K(k)有不同的体验。先不说卡哥异想天开的故事，就算看到例如侯麦（Eric Rohmer^[5]）电影里的那些缠绵纠葛时，她也认为那只存在于电影中。换句话说，6≈G(9≈g)觉得影视和文学就是在叙述生活，而K(k)觉得它们是在幻想生活。



Pola X 里面的前卫乐手神情专注，很像 K(k)

卡拉克斯又说，如果自己不在恋爱中，或者没有找到一个喜欢的女人，他就没有感觉去拍电影，因此产量不高。无论电影还是生活，感觉是维系它的条件。K(k)和 6≈G(9≈g)的交往，自然也存在这个问题。卡哥没有恰如其分的感觉就不能拍电影，K(k)和 6≈G(9≈g)没有恰如其分的感觉就不能谈恋爱。

Greenaway^[6] ([英] 人名，格林纳威)

郁闷枯燥的老头，怎么会喜欢他？6≈G(9≈g)这样想。“怎么”前面的主语应该是 K(k)。

但随着了解的加深，他开始理解了。

K(k)的绘画才能在一开始并未被发现，我指的是被 6≈G(9≈g)发现。等到这一点显露无疑，K(k)便成了和格林纳威一样原先想成为画家，后来却误入歧途的人。那个威尔士人总是拍些枯燥却华丽的东西，对照他的经历可以发现绘画的痕迹，英国式的。K(k)也拍过 DV，那里面看不出和绘画有什么关系。但 K(k)确实专门学过绘画，闲暇时自我发挥的一些涂鸦令 6≈G(9≈g)觉得她有些美丽。

其实在得知了 K(k)喜欢格林纳威后，6≈G(9≈g)心里一阵发虚。因为他一直认为格导的东西是最枯燥无味的，竟然有人能看出些趣味来，显然水平在自己之上。一个人如果不是对绘画和文学有一定研究，我看他是不大可能喜欢格林纳威的。

Xi Tan⁹ ([中] 西塘)

前面讲到过，K(k)比较内敛。但这并不妨碍她主动出击。

那次从创库分手后，K(k)就开始着手准备新的一次狩猎行动。她以前的此类行径，我们无从了解。从这一次的表现来看，她喜欢不动声色，出其不意。似乎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展开狩猎活动。K(k)善于借鉴古人经验，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特点在后面还会有所表现。

K(k)和 6≈G(9≈g)见过面之后再在网上遇到，说起话来便和以前不同。K(k)先漫不经心地开口，和 6≈G(9≈g)谈起观影心得，只有她自己清楚是不是真的是想交流观点。后来两人用词逐渐生动起来——见面之前他们在网上很少交谈，即使交谈也是面无表情——还讲到了一些生活花絮。自然，6≈G(9≈g)也问到上次见面时她为何那么冷漠，K(k)回答说她并没有疏远 6≈G(9≈g)的意思，但如果初次见面就来个 French kiss 的话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然后，K(k)就谈到自己的一些爱好，顺便说了自己最近可能会出去旅游。那时，甚至直到现在，西塘都是一个新兴且火热的旅游景点。K(k)说，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吧。6≈G(9≈g)看到这样一行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接触的



这样的小巷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不发生什么也不奇怪

[5] Eric Rohmer, 1920 年生于法国南锡，到 2004 年为止还活着。原是一位文学教授和电影评论家，后来成为导演，在法国新浪潮中成长。其电影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情感纠葛，细腻生动。但如果你无法欣赏他就会觉得单调沉闷。

[6] Peter Greenaway, 1942 出生于威尔士。他喜欢探索隐喻、象征之类的手法，所以电影看上去不那么好懂。官方网站：www.petergreenaway.com

女孩不少，已经不会轻易自作多情。唯一令他欣慰的是，这行字证明了 **K(k)** 确实喜欢和自己交往。

两人在火车上站了一个小时，因为买到的车票座位不在一起。下了火车转汽车，然后就走进逼仄的水乡小巷。那天游人不多，他们觉得有些拘谨。这么窄的道路实在是为那些热恋的男女而准备的，随便找个角落就可以顺势来个长久的 **French kiss**，不动手动脚反而觉得**亵渎了那些如此暧昧的转折**。但在和煦冬日照耀出的蒸气中，他们两人面对身边的这个异性，心里都忐忑不安，想吸引对方却又想不出办法。甚至拘束到都没有在当地拍什么照片，尽管每人背了个照相机。但通过同游西塘，**K(k)**和 **6≈G(9≈g)** 毕竟加深了了解，彼此的认可也已完成。

Gauze mask [英] 口罩

2003 年的中国，口罩前所未有地流行起来。满街的非典令 **6≈G(9≈g)** 心情沮丧，感觉压抑。非典虚幻地包围着他，而 **K(k)** 远离了他。**K(k)** 正在一个没有非典的国度，她听到国内的风言风语，觉得很恐怖。



绣有 **K(k)** 标志的口罩，还有她的亲笔信

老实说，**K(k)** 并不是很在乎处在非典包围中的 **6≈G(9≈g)**，一则她不认为这种忒倒霉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认识的人身上，二则她在出国前还没来得及和 **6≈G(9≈g)** 混熟，两人见面的次数还停留在个位数，所以没有老夫老妻式的牵挂。但外表酷酷的 **K(k)** 有时却很善良，而且是超乎常人的善良。她纯情地告诉 **6≈G(9≈g)**，为了他的健康，她要寄个口罩给他。

6≈G(9≈g) 并没有当真，因为他知道 **K(k)** 不是那种动辄就喜欢献爱心的女孩。甚至拿到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时他还没猜到里面塞了些什么，**K(k)** 笔头功夫不错，写一厚叠纸也是有可能的。

那只口罩是包在两张花纹纸里的，女性化的包装。在口罩的一角，**K(k)** 用红线绣上了她的标志。那一刻是 **6≈G(9≈g)** 一生中最传统的瞬间，如果以偶像剧的手法来表现的话，可以飘些花瓣下来，再加些旋转镜头，甚至换上古装，光线也要忒柔和的那种。

为当时的传统气氛作脚脚的是一页手写的信纸。进入 21 世纪，传统手写的信函已相当罕见，除非你特别没文化，不知道网络。**K(k)** 的文字有自己的特色，断续而抒情。

“东京寒冽的冷漠感，穿流不停的摇动感，

很容易将人打回最薄弱的那一面去。

而这里的田间小路，有着低矮屋顶、和煦阳台的民居，

似乎可以安慰一下有妄图被收容之

心的人。

没有人会来挣挤这里的土地，没有建筑物会遮挡住你的视线，

很多人家在前院里种上花草、松树，也许晚上那些二楼的小卧室里会传出快乐的低吟声，

而清晨又会被落地窗照射进来的阳光暖醒，睁眼看到有窗槛的蓝天。

我总是不会想到上海，

很难想象现在的上海是如何一种模样，

只是希望亲人朋友都健康。

不知道你现在学开车有无进展，在清水寺给你求了个平安符。”

以上即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 **K(k)** 与 **6≈G(9≈g)** 那种若即若离的感情，事实上他们一直如此，此前和此后。

K(k) 的这封信，被名为 **s** 的邮递员取走，经邮局里 **a** 的手送到负责对外业务的 **m** 桌上，再空运到中国。在国内，先由 **e** 收下，分发给总局的 **z**，然后传递给分局的 **u**，再由邮递员 **a** 投到了 **6≈G(9≈g)** 家的信箱中。这就是逆序的 **Gauze mask**，**K(k)** 和 **6≈G(9≈g)** 处于相



K(k) 也像普通的小姑娘一样心灵手巧，不乏女孩味



平安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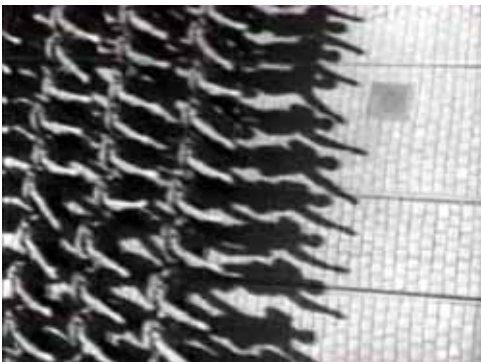
隔遥远的两个终端。

Naked Lunch (〔英〕 裸体午餐)

对于 K(k)做愤青的历史我没有研究，只是从她的一些行为话语中还可以观察到些痕迹。而按照常理，谈恋爱的时候一般不宜轻易表现得像愤青，因为那不温柔。搞不好会把人吓坏，除非你有把握对方跟你一样是愤青。而前面早说过，6≈G(9≈g)至少从年龄上已经不适合做愤青了。所以，作为其女友的 K(k)是很约束地和他混在一起的。

当初“垮掉的一代”的艾伦·金斯堡们肆意地生活城市中，K(k)要生在彼时彼地肯定要跟他们上路了。但现在是在二十一世纪，又是在中国，并且是在一个经济繁荣文化保守的城市，所以如果不是决意要过那种令人侧目的生活，就一定要刻意收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前人污七八糟的生活。影响K(k)和 6≈G(9≈g)的那些文学作品代表着青年精神，比如流水帐本一样的《在路上》。在“垮掉”作家中描写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最大胆的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7])写过一本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书名和某幅名画一样，而与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电影《裸体午餐》DVD是在K(k)回国前夕在国内上市的。看到碟报后，K(k)托 6≈G(9≈g)帮她带一张。6≈G(9≈g)早就看过，觉得它晦涩又恶心，所谓恶心主要是指电影的视觉效果，所以他跟K(k)说没必要买。这是唯一一张6≈G(9≈g)看到而没帮K(k)带的碟。在K(k)身处异国的大半年里，6≈G(9≈g)一直仔细地按照K(k)的要求寻找她的精神食粮。

Links 234 (〔德〕 齐步走 1234)



步调一致并不一定是好事，有时还会令人毛骨悚然，比如纳粹(《意志的胜利》截图)

注意，这里的 Links 不是英文，是德文。所以它是“左”的意思。Links 234 是德国军队列队行进的口号，相当于我们出操时经常喊的革命口号“121”。

尽管 K(k)和 6≈G(9≈g)都参加过军训，但那不是让我想起齐步走的原因。一个整齐的队列要求组成它的人群要高度统一，但同样这些人到了生活中却可能千差万别。与之相反的是，K(k)和 6≈G(9≈g)从来没有在形式上追求同步，内心却一直保持一致。这并不能视为褒奖的话，因为缺陷也是被同时保留的。

K(k)和 6≈G(9≈g)两人内心的感情起伏保持着同步。所以，在一年后的早春时节，他们同时陷入停顿，也就不足为奇。我们都知道，爱情这事有时会让人觉得累，但如果你累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累的时候你再拉我一把，那八成还能继续下去。然而，

K(k)和 6≈G(9≈g)就像喊着 Links 234 的德国士兵一样，几乎在同一时刻立定了。他们同样不满两人关系的现状，同样觉得疲乏，也同样思考着将来。

Können Herzen singen
kann ein Herz zerspringen
können Herzen rein sein
kann ein Herz aus Stein sein

Sie wollen mein Herz am rechten Fleck
doch seh ich dann nach unten weg
da schlägt es links
links zwei drei vier

[7] William S. Burroughs, 威廉·巴勒斯(伯罗斯)(1914~1997)。《裸体午餐》是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这部小说显然与毒品有关，大量表现的是梦魇与性。同名电影亦如此。巴勒斯还曾经与 Kurt Cobain(见后)合作出过唱片。

中译：

心会否歌唱
有没有一颗爆发的心
心能否纯洁
有没有一颗石做的心

他们要我把心放在右边
而我低头一看
它却在左边跳动
一 二 三 四

作为一个内敛或说矜持的女孩，K(k)从来不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感情。从国外回来第一次和 6≈G(9≈g)共进晚餐并同饮夜茶时，K(k)转弯抹角地提到过以前的情感经历，估计加起来有半句话之多。她说，我从不跟人腻歪，跟你说到这些，那说明是在恋爱了。不用说，恋爱对象是坐在对面为她点烟的 6≈G(9≈g)。很多事需要靠体会，她补充说。

6≈G(9≈g)认为她说得很正确，因为顺其自然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也一样是恋爱体会派的门徒。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 6≈G(9≈g)和 K(k)的一致性。

所谓恋爱体会派，就是那些喜欢闷在家里脑筋急转，见了对方又若无其事的人。这一派系的两个门徒碰到一起，其结果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尽量不会被提及。所以那个冬季 K(k)和 6≈G(9≈g)没有再谈到感情的事。

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又是步调一致地产生了某种感觉，它像卡拉克斯的电影惯于表现的主题，那就是爱与疏离。

Kurt ([英] 人名)

K(k)和 6≈G(9≈g)尽管年龄差了一个年代，但他们都是在 1990 年代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据此推断，K(k)有些早熟，6≈G(9≈g)有些晚熟。或者作另外的推断，那就是 1990 年代中国与世界更接近了。

想当初，K(k)像个不良少女似的爱着 Nirvana，熟悉他们每一首歌的歌词。

又是一则网络广告：

“再见涅槃——NIRVANA 纪念 10 周年上海乐队演出专场

时间：2004 年 4 月 11 日（周日）1:30pm~

地点：新天地 ARK（亚科）音乐餐厅

票价：30 元/位

乐队：十四行诗、橡皮指纹、髓、戈多、另一种光亮”

即使你不知道 Nirvana，看了这则广告，通过简单算术也该算得出 Nirvana 在 1994 那年出事了。1994 年 4 月，大约正是在 6≈G(9≈g)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天，Kurt Cobain^[9]在家中自杀，并因此成为 1990 年代的偶像。那时 K(k)还是初中生。

事实上，绝大多数喜欢 Kurt Cobain 的人都不是单纯的追星族，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人仅有良好的外形是不足以成为偶像的。K(k)和 6≈G(9≈g)喜欢的是 Nirvana 的音乐，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反叛的力量。

与之不太相称的是，K(k)第一次向 6≈G(9≈g)倾诉自己对 Nirvana 的热爱时，他们落座的地方是季诺



成长于 1990 年代的 K(k)和 6≈G(9≈g)都受到了 Kurt Cobain 的影响

[8] Rammstein, 德国战车。德国工业金属乐队。官方网站：www.rammstein.com

[9] 又一个无需介绍的人物。Kurt Cobain 几乎就等于 Nirvana。我们之所以听到了 Grunge 音乐，就是因为有 Kurt Cobain；我们之所以现在听不到 Grunge，就是因为没有了 Kurt Cobain。

餐厅。彼时不大的空间正被资产阶级的软弱灯光所笼罩，显然这种吃意大利式西餐的地方是断不可能把 Nirvana 用作背景音乐的。而这次季诺会议上 **K(k)**和 **6≈G(9≈g)**首次产生了物质交流——**K(k)**向 **6≈G(9≈g)**借了一张唱片——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续交往下去。这很重要，因为此前他们只见过三次面，关系依然很薄弱。古代的女青年有意掉块手帕在男青年那里，也是采用了同样手法，可见物质交流的重要性在当时已经受到高度重视。而在生产力特别发达的今天，**可供我们借来借去或有意遗忘的东西已经非常之多**，我们所见到的爱情离合也因此频繁起来。

Die young **g** ([英] 殇天)，一种时尚

K(k)和 **6≈G(9≈g)**分手的那天晚上，他们史无前例地连续四个多小时不断地讲着心里话。连绵的程度就如同窗外那料峭的春雨。内容涉及事业、感情、性。本来这是好事，是促进两人关系的手法之一。但对于恋爱体会派的男女来说，却往往意味着结束——把答案都摆到桌面上了，你就再也不用受累去瞎体会了。不需再体会什么，就意味着恋爱中止，因为恋爱本该在体会中进行。

直到此时，**6≈G(9≈g)**才发现他们之间相像之处甚多。**K(k)**是主讲，**6≈G(9≈g)**参与讨论。**K(k)**说的那些内容大多也是 **6≈G(9≈g)**想说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们实际省掉了一半时间。自然他们之间也有分歧，那就是对现状的态度上，**6≈G(9≈g)**认为是可以努力尝试去改变的，**K(k)**觉得已经缺乏前进的动力，没有力气和可能去改变什么了。

事实上能给 **K(k)**以动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死亡方式。就像 **K(k)**所说的那样，**令她动心的人都是活不过三十岁的**。**6≈G(9≈g)**掐指一算，自己已经活过三十岁了，Too Old To Die Young!（太老了，已经过了殇天的年龄）按这说法，自己肯定不可能把 **K(k)**吸引到如醉如痴的程度了，尽管 **K(k)**客观地坦言 **6≈G(9≈g)**吸引她的地方很多，甚至是认识的人中最多吸引她的。

Kurt Cobain 不到三十岁就自杀了，**K(k)**喜欢他。这个例子证明 **K(k)**没有说假话。

按照某些人的讲法，**Die young** 是成名的要素之一。不过代价太高，一般是特别有勇气或者特别没勇气的人才会那么做，做之前最好对自己的影响力有准确估计。然而历史上主动或被动殇天的名人不在少数，以致出现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追随者。追随者们把它当作了一种时尚。

K(k)和 **6≈G(9≈g)**并不会选择 **Die young**，**K(k)**的那句话也并不是说欣赏 **Die young** 本身。但 **K(k)**和 **6≈G(9≈g)**之间的爱情却如同新世纪常见的短暂情感一样，终于时尚地 **Die young** 了。**这次爱情亦因为 Die young 而值得记录**。

Wan**g** ([中] 网) 和 Chu**an****g** ([中] 床)

K(k)一直觉得和 **6≈G(9≈g)**在网上交流时感觉很不错。**6≈G(9≈g)**也同样喜欢和 **K(k)**在网上调情。

生活中他们见面很少，但通过网络来往却很多。没有相识之前，他们就是在网上断续地交流。出国的大半年里，虽然 **K(k)**所在的该死的公司限制上网，但他们还是能够通过网络交流感情。每日一封信，像写日记一样。坐在电脑前，每人处于自己的一个终端，可以保留自己的空间，以及相当的自由。**K(k)**和 **6≈G(9≈g)**适合这样的距离，如此对话可以不管对方的冷暖饥渴，而他们内心的特长又可以得到发挥。在网络这个平台上，肉身的距离大于情感的距离。



有些床表面看就是网

在另一种情况下，肉身的距离小于情感的距离，那就是在床上。床提供了另一个平台，可以让双方肉身简单地跨越情感而接近。

但真正的情人，其肉身的距离应当与情感的距离相称，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对于 **K(k)**和 **6≈G(9≈g)**来说，他们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K(k)**和 **6≈G(9≈g)**互相感觉最愉悦的状态，**如果不是在网上，那就应该是在床上**（后半句仅限于推测）。

What's **G**oing on? ([英] 嘛事儿)

We don't need to escalate
You see, war is not the answer
For only love can conquer hate
You know we've got to find a way
To bring some lovin' here today

—— *What's Going On* by Marvin Gaye^[10]

中译:

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
要知道，战争不应是答案
因为只有爱可以化解憎恨
你知道我们必须想办法
让爱现在到来

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到底是咋回事，但 Marvin Gaye 在这首歌里提倡的爱与理解是可以用在爱情里的（人家本来是讲战争与种族歧视的）。巧的是，Marvin Gaye 也是一个 Die 得比较 Young 的人，虽然是被动的。

爱情一类事体本来就是与理性无关，所以那些妄图总结出什么的想法不是低估了爱情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就是低估了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和混乱性。

K(k)和 6≈G(9≈g)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是无法解释的，至少凭目前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认识是无法解释的。他们的交往因此增添了超现实色彩，成为文学事件。例如他们的相识，当时有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 K(k)的手机故障多时，已经许久无法接听电话，但第一次见面时不明就里的 6≈G(9≈g)却一拨就通了，而且此后又和别人一样再也没拨通过，匪夷所思；他们相识后网上来往的邮件也出过问题，绝大多数可以被对方即时收到阅读，但最关键的信件却总是被接收一方忽略，不是网络问题就是因为接收方的粗心，错过的总是不该错过的东西；6≈G(9≈g)几乎从不给 K(k)打电话，而某日一个电话打过去，K(k)却正巧首次躺在别人的床上。K(k)感叹，生活怎会如此戏剧化？

所以，即使像我这样一个比较了解 K(k)和 6≈G(9≈g)的人也要问，
What's going on?

Grey Dynamic Model ([英] 灰色动态模型)

灰色原本只是色彩之一种，但在不同人眼里，它却早有了不同的引申含义。现在你对别人说心情是灰色的，跟说买了一套灰色衣服一样容易理解。如果谁喜欢将半知半解的事物形容为灰色，那他肯定是系统工程爱好者。因为在系统理论里面有一种灰色系统论^[11]，它把已知的信息称为白色信息，把未知的信息称为黑色信息。K(k)和 6≈G(9≈g)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灰色系统，其实任何一对恋人以及身处多角恋爱的男女群体都可以组成灰色系统。科学家提出灰色系统论，目的就是对于那些整体信息不足的系统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关联性及其量的测度，用“灰数据映射”方法来处理随机量和发现规律，使系统的发展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使系统的灰度逐渐减小，白度逐渐增加，直至“真相大白”。假如你是系统理论的研究者，估计看到前面“*What's going on?*”这样的问题时，已经忙不迭地考虑对K(k)和 6≈G(9≈

[10] Marvin Gaye (1939~1984)，美国 1960、1970 年代的灵魂歌手。他是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被枪杀的。群星纪念 911 的那张专辑就是由九首不同版本的 *What's going on* 组成。

[11] 灰色系统论 (Grey Systematology) 是运用控制论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等灰色系统的建模、预测、决策和控制的科学，是由控制论、自动控制理论和运筹学等数学方法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该理论是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创立的一种兼备软硬科学特性的新理论。

g)建模了吧。

模型，是系统理论的常用手段。灰色系统理论的核心就是灰色动态模型，就是直接将时间序列转化为微分方程，从而建立抽象系统的发展变化动态模型。一般简称为 GM 模型。

表面看来，恋爱中的男女组成的灰色系统规模很小，结构也单纯。如果把 $K(k)$ 和 $6 \approx G(9 \approx g)$ 之间的感情关系看作一个变量的话，他们这个系统的模型就是一元一阶灰色模型，表示为 $GM(1, 1)$ 。 $GM(1, 1)$ 用公式表达就是 $x^{(0)}(k) + az^{(1)}(k) = b$ ，其中 $z^{(1)}(k) = 0.5x^{(1)}(k) + 0.5x^{(1)}(k-1)$ 。 x 则是定义在时间集上的函数， $x^{(0)}$ 表示的是原始时间数据。即便已经看得头晕，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达式。进一步翻阅资料，发现科学家还好心给出了 $GM(1, 1)$ 的适用范围，如下：当 $-a \leq 0.3$ 时，可用于中长期预测；当 $0.3 < -a \leq 0.5$ 时，可用于短期预测，中长期预测慎用；……当 $-a > 1$ 时，完全不宜采用。据说灰色预测已经应用在农业规划、气象生态、灾变预测，好神奇耶！可是，在预测男女关系时怎么具体化呢？那个 a 到底是多少呢？不要告诉我 $a < -1$ ， $GM(1, 1)$ 模型完全不适用。缺乏基础数据的方程式等于虚无。我们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似单纯的恋爱关系其结果比天气和自然灾害更难预测。

但 $K(k)$ 和 $6 \approx G(9 \approx g)$ 的关系是可以量化的，以两人的距离为标准。如果他们最终修成正果，即像童话里那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话，状态参数定为 $b=1$ ；假如退回到网友或笔友关系，则 $b=0.5$ ；两人分手，行同陌路的话， $b=0$ ；如果反目成仇，那么 $b=-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婚外情人，那比较复杂，暂定 $b=0.8$ 。这几个数字足以形成对 $K(k)$ 和 $6 \approx G(9 \approx g)$ 的讽刺，不管他们怎样折腾，总逃不出从 1 到 -1 这么小的领域。灰色系统理论本来就不追求唯一解， $K(k)$ 和 $6 \approx G(9 \approx g)$ 的关系也许永远在 1、0.8、0.5、0、-1 几个数字上蹦蹦跳跳。